



左图：公共空间治理后珠江大沟新貌。中图：铁富姚庄村文化墙。右图：坝南社区一角。



邳州：运河人家新生活

罗兰 农文

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一路奔流，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沃野千里，养育了一户户运河人家。位于苏北的邳州市经过治理，成为运河边一颗璀璨的明珠：3年前，当地在城乡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空间治理行动，并与村庄环境整治、增加农村集体收入、农田水利建设、道路整治、精准扶贫相结合……“公共空间治理+”不断释放发展红利，形成叠加效应。如今，那些公共空间被私搭乱建、公共资源被随意侵占的现象在乡村已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番光景：村庄整洁、宅田界清、路通畅、水清塘净、沟渠相连、阡陌相通、林网成格、集镇规整；村民有了健身场所，孩童有了游乐设施；集体收入增加了，村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侵占“四旁四荒”

公共空间被侵占的现象在农村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私人侵占“四旁四荒”，即路旁、水旁、城旁、村旁，以及荒山、荒坡、荒滩、荒水。这些被侵占的公共空间往往堆满了杂物、垃圾，或被乱搭乱建成猪圈、鸡窝，因抢占地盘村民之间产生矛盾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很多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严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公共空间被侵占造成的。比如乡村的汪塘，原本是容纳和排放村民生活污水和雨水的地方，随着许多农村汪塘被填平侵占，导致污水排不出去，出现污水横流现象。

3年前，这种现象在江苏邳州也同样发生着。邳州市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发现，公共空间治理问题在

农村体现为填水占山、乱耕乱种。在官湖镇新华一村和二村之间，有一条数十户村民必经的次干道。20年间随着村庄的不断扩张，道路两侧的公共空间也不断被村民挤占，原本十余米宽的道路，有一段近百米长的路段被挤占的只剩不足两米宽，形成一段“梗阻”。

在另一个村也是如此。“以前，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问题村’，上访告状占到全镇总量的2/3还多，其中很多都跟公共空间被侵占后引发的矛盾有关。”邳州市岔河镇桥北村的村干部介绍说。

“还公共空间于公众”的呼声日益强烈。邳州一项网上民意调查显示，群众对城乡公共空间治理的支持率高达95%。邳州市委、市政府从2016年6月起，声势浩大的公共空间治理就此展开。

群策群力共治理

治理公共空间必须发挥大家的力量，邳州从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抓起。赵墩镇27名党员干部及其直系亲属带头拆除土泗路沿线违建，陈楼镇大顾村村干部带头拆除了村子南头自建的老年房以及猪圈等违建设施，原来4米的水泥路一下子拓宽到12米。

邳州市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并建立了标准体系。比如，农村公路从公路两侧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缘起不少于1米的区域为公路用地；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的区域为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等；建设每500人2座水冲式标准厕所；村庄绿化美化良好，主干道路宽于3米，道路两侧绿化以各栽1行以上高

大乔木为主；村内汪塘等四周以适宜生长的景观乔木和果树树种为主，适当配置临水开花灌木及水生植物；宅前屋后宜种植蔬菜和花木或果树，高速公路沿线村庄在迎面一侧建防护林带；自来水入户率达95%以上；村内公共活动场所不小于30平方米等。

果园村有些村民习惯将闲置的杂物和柴火堆在屋前，渐渐地公共空间成了自家的地方。城乡公共空间治理启动后，很多人开始不愿让出本该是公家的地。村干部发动群众，八户劝一户，村里大部分村民开始主动清理被自己侵占的公共空间。几年时间，村庄荒地变广场，水沟变荷塘，村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古栗园和银杏林片区的负氧离子含量高达2670每立方厘米，银杏林片的百岁老人特别多，吸引了许多游人。

让美丽驻足停留

公共空间清理出来了，如何将这些集体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邳州市统筹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设立1.3亿元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实现了减少农业用工、减少空闲土地、增加产业工人、增加土地收益、壮大集体经济。

邳城河大桥下原来是一片荒滩，被周边村民占用，无序种植、养殖。大桥所在的邳城镇宣传委员彭保永介绍说，通过开展公共空间治理，镇里收回750多亩集体土地，统一规划打造了生态农耕风情园。如今，站在大桥上放眼望去，连片的黄花菜田和间作套种的数万棵樱花、紫薇，连着河堤两侧的金叶银杏，构成一幅乡村美丽画卷，这美景让邳城河大桥一下子成了全城“网红桥”。

很多“网红”主播来到这里，有的边唱边跳，有的与游人互动，还有优雅的旗袍秀、刚劲的武术表演、老少齐参与的广场舞，在微信上，在朋友圈里，在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圈粉无数。

荒滩变成网红景点后，还带来了一笔经济收益：这个过去一直被乱耕乱种、私搭乱建而民事纠纷不断的河滩坡地，发包第一年就给村

集体带来35万元的收益。

铁富镇有一条特色乡村公路，因两边银杏树相互交织自然形成3000米的“隧道”，当阳光照射在金黄色的银杏叶上时，仿佛走进“时光隧道”，成为周边地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为了更好地打造“时光隧道”景点，党员冯均忠第一个拆除了自家搭建的房屋，很快，90多户村民也都自觉拆除了违建。如今，美丽的“时光隧道”贯通姚庄。村“两委”大力推动村民创业就业，实施“银杏旅游+”，村民开办了民宿、民俗馆、银杏产品体验中心等。

据了解，开展公共空间治理以来，邳州全市增加补充耕地13866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和增减挂钩11124亩；进入产权交易平台成交总额10.6亿元，50个经济薄弱村村年均集体增收20.03万元，改变了一些村集体收入长期为零的窘境。

“城乡环境好，乡愁才留得住。”江苏邳州市委书记陈静说：“下一步将坚定全市上下齐心协力、统筹推进公共空间治理工作的路径自信，持续释放公共空间治理叠加效应，不断推进公共空间治理向纵深延伸，加快走出城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美丽乡村 百姓福地

俞镜淇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大时代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省纷纷加入美丽乡村建设，掀起了一股新农村建设浪潮。

美丽乡村建设开展至今取得了众多成果：一方面，农村村容村貌得到极大美化。首先，以公厕革命、垃圾分类为代表的乡村公共卫生改造工程走进千万村庄，解决了公共场所的卫生安全隐患。其次，多地财政拨款支持农村住房改造，在拆除旧房中的老化结构的同时，统一为住房新修整洁外观，干净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房舍装扮出农村新面貌；另一方面，村民的素质得到提高。不少农村着力于

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在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保留弘扬的同时，遏止了如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烧秸秆的陋习，既提升了村民的文化素养，又把钱留在了村民的口袋里，一举两得。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环境与村容村貌的积极影响，最近，美丽乡村旅游热传遍了大江南北，广大农村纷纷投入到打造生态旅游文明乡村的道路上。

比起一些拥有得天独厚旅游资源的乡村来说，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的南山村靠着村民的自发努力，在石头山中造出了一片绿洲，走出了独特的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因长期栽树、带动村民绿化荒山而被评为“中国好人”的村民石宗宏说：“从2009年开始，村民们就跟着我一起种树。除了漫山的松树、石楠、连翘等，现在村民们种下了一片片杂果经济林，面积1.5万多亩。一到周末，县城里的大人没事就带着小孩来看看风景，摘摘果子，可热闹了。”现在南山村周围的山包已经从光秃秃的岩石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树林，十分喜人。南山村村主任石琰说：“接下来南山村会继续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村，积极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最重要的是继续栽树养树，让漫山遍野的树林为子孙留下一片福荫。”

从过去“垃圾漫天飘、路在天边上”到“文明你我他，道路通到家”，美丽乡村建设正在让乡村变成花香鸟语、人民富足的福地。

近几年来，江苏省太仓市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对农村农户、农村公共厕所进行改造、整修、新建。图为浮桥镇一农村社区提档改造后的公共厕所成为乡风文明新景。计海新/人民图片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四合村根方家庭农场的李子进入成熟采摘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近年来，该镇发展现代休闲旅游采摘产业，形成集吃、住、游、娱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产业。王正/人民图片



田园晨光。方述怀摄

近年来，随着城乡格局的快速演变，公共空间被侵占、“四旁四荒”（路旁、村旁、宅旁、水旁、荒山、荒滩、荒沟、荒地）成为某些人私有资源的现象在农村时有发生，这些被占公共空间往往环境脏乱差，一时间成了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严重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地方都在寻找解决之道。江苏省邳州是个拥有190万人口的县级市，地多、村多、人多，情况复杂，单靠生硬的政府行为，力量显然单薄。江苏省邳州市提出了“公共空间治理”的概念，通过听群众说、向群众讲、带群众干、让群众享，把本该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空间收回公有，再建立起同广大群众的联系——统一规划、重新分配、利益共有，充分挖掘其公共属性，让其造福群众。

一提起“公共”和“治理”，好像和老百姓没太大关系。在一些人的思想里，“公共”的事和“自己”的事是分开的，“治理”的事更是历来就归政府。

邳州换了个思路。对那些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人，政府反而退出了游说的第一线。基层党员站了出来，左邻右舍做

唤醒乡土情怀

韩啸

出了示范，七大姑八大姨的电话一个劲儿的往不配合治理的人家里打。舆论压力来了，道德的柔性光芒照亮了心堂；更何况，重新整治后的公共空间，无论是所有权的再分配，还是统一的环境治理、生态的提升，受益的还是周边群众。一点一滴的变化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唤醒“乡土中国”里的柔性力量，激活街坊邻里、同乡亲友的道德关怀，成为邳州市开展公共空间治理的关键所在。

邳州市委书记陈静说，美丽乡村，就是要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当人们开始从道德、情理的层面考量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积极寻求个体在公共事物中的定位时，就是新的“乡愁”的开始：那些非法侵占得来的个人私利，远敌不过街坊邻里、亲戚朋友给予的“认可”和“心安”，人们对治理公共空间的渴求，转化为乡土情怀的具体实践。

这样一来，个体的私欲显得尴尬，不理智的占有逐渐悄悄退出。经过治理后的村子大变样：斑驳的旧墙变成了粉刷整齐的白墙，上边有村民画的民俗宣传画；家门口堆放杂物的空间被清理成为精心规划的菜园子和花园；淤泥浅滩变成了森林花海；私家领地变成了街心公园。原来，被违建占掉的空间可以如此优雅，狭窄的街巷也能变得整洁宽敞，还会有谁会与和谐优美的公共环境过不去呢？

邳州实践让人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美丽乡村建设、公共空间治理还是要唤醒深埋在每个农村群众心底的乡土情怀，将其变成一个你、我、他共同参与的事业。政府定得是政策，是导向；法律立的是底线，是威严，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是道德、习俗和情感凝聚而成的柔性力量，激发的是蕴含在人和人最朴素关系中的理性认知。

